



Southern Secrets
by Marcia Martin

南方秘密

瑪莎·馬丁◎原著
張慧倩◎譯

獨家授權 翻印必究

伊甸園系列
南方秘密

瑪莎·馬丁 原著
張慧倩 譯

花山文藝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石家莊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伊甸园系列

南方秘密

Southern Secrets

原 著：玛莎·马丁

Marcia Martin

译 者：张慧倩

责任编辑：贾启森

美术编辑：李文章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：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地 址：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
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：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0.25 印张 22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 定价：7.80 元

ISBN 7-80505-916-0/I·856

第一部

君王如星斗一般崛起、殒落。
他们享有寰宇的拥戴，但却无法
安眠。

——雪莱



金堡传奇

一七七〇年，就在殖民者抵达金堡的当天，一阵来势汹汹的暴风雨适巧扑向北卡罗莱纳的河边，使河水暴涨，农作物淹没，也淹没了一座神圣的坟场。居住在河口数世纪之久的沙波那族将灾难视为一种预兆：新闯入的白人必须消灭。

于是族中勇士借着风雨掩护，悄悄穿过森林，将篷车队包围。瓦库撒酋长浑然不知他的独子也尾随而至，好奇地爬上一棵高大的榆树，预备静观即将来临的大战。

隆隆的雷声夹着大雨倾盆而下，金书亚匆匆冲过营区，准备去检视远从麻州带来的报纸，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划空而下，轰然一声劈开一株附近的橡树。

酋长的儿子在惊叫声中坠落，那棵被劈开的树紧接着倒向他。书亚跑上前去，以跳水之姿弹向他，就在他结结实实趴在那孩子身上的同时，大树干也在两人身边崩落。

新殖民者们纷纷带着斧头赶过来砍碎树干，以便解救困在下面的两人，他们都没注意到渐渐围拢过来的沙波那族人。等到白人终于瑟瑟发抖地瞪着四周的印第安人时，瓦库撒酋长现身了，脸上夹缠着泪水和雨水。他抽泣一声，跪倒在地上拉扯那些树枝。突然间，印第安人和殖民者们开始携手合作，竭尽全力推开树干，直到压在下面的人被救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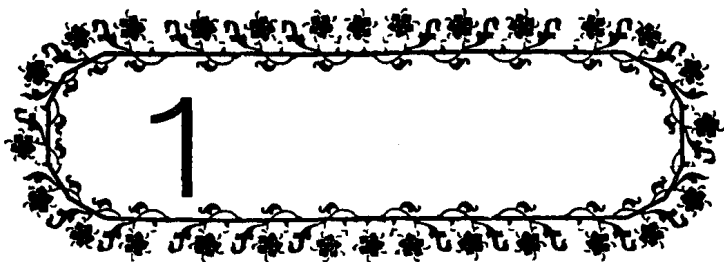
酋长的儿子虽然受了不少皮肉伤，不过安然无恙。救他的英雄也还活着，只是将会成为终生的瘸子。

据说瓦库撒酋长和金书亚当晚便结拜为兄弟，后来沙波那人甚至供应白人食物、劳力，协助他们居留下来。

据说酋长当晚还召唤来各方神明，立誓只要金家的后代活在世上一天，这个殖民区就会永远蒙受庇护，远离风雨的肆虐。

几世纪以降，这座河边的城市果然未曾被任何暴风雨再袭击。外人的说词是这完全要归功于该城的地理位置适中，避开了天灾。

然而金堡的居民都相信这一段传奇，才是他们得天独厚的理由。



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

他似乎永远是隔着篱笆在注视她。

丹尼首次看见赛芬时年约九岁，赛芬只有七岁。这一天的天气热得不适宜穿西装、皮靴，可是妈妈坚持要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去拜访金家的十字庄。爸爸刚刚去世，妈妈说这完全是走运，才能到这么高尚的人家当管家。

克蓝镇人人都知道金家，附近的金堡就是根据这个显赫家族而命名。除了一家加油站、五金行和“天晓得还有多少产业”，金家拥有“守望报”，住在一幢皇宫似的大宅邸内。十字庄名闻遐迩，见过它的人却不多。桑爱娜在金府谋得一职的消息，对这个工业小城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消息。当母子俩把行李装上老爷车时，丹尼觉察到一双双嫉妒的眼睛正从

邻近那些灰扑扑、低矮的屋宇下瞪着他们，目送桑家母子绝尘而去，将林立的烟囱和木材工厂抛在身后。

他们沿着恐惧河边驶向海口时，他的兴奋愈升愈高。眼前的风景益发明媚，路旁尽是垂柳、野花、棕榈、丝柏和西班牙苔藓。前面就是富有、进步、历史悠久的金堡，克蓝镇相形之下，有如金堡的穷亲戚。

崎岖不平的道路渐渐变成平坦的林荫大道，空气中弥漫着海洋的气味。路旁出现了一幢幢围着篱笆、草坪的堂皇住宅。汽车转进波凡街，过了一座桥，抵达“南岸”。

丹尼从未走过这条种满橡树的大街，只知道金堡最富裕的家族都住在这里，和一般平民隔着“恐惧岬”遥遥相对。丹尼望着路边一幢又一幢的巨宅，一面提醒自己十字庄的气派听说能让这些华屋相形见绌。

当他们开进一扇高大的铁门时，他发现眼前的气势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宏伟。他将头探出窗外，瞠目结舌地看着眼前种着木兰花、橡树、草坪缓缓上升的景致，草坪的最高处是一幢红砖、白柱的巨宅。当汽车停在芬芳的玫瑰花园前时，丹尼的视线转到面前缤纷的花丛。

铁栏杆后面的花间站着一个他生平仅见的美人。她像个公主，身着缀满花边的衣裳，发色如同阳光下的麦子，眼珠恍若知更鸟的蛋。她微笑时他的心当场融化，仿佛遇热融解的牛油。

这时一名穿黄衣的女子跑下前廊和台阶，她戴着草帽，但是丹尼看得见她金色的卷髻发在肩上跳动。

“桑太太？谢天谢地，你总算到了！我一小时前就在等你，我们有客人来吃晚餐。你的制服和房间都预备好了。现在拜

托你把车开到后面游泳池更衣室的旁边。快一点！时间紧迫！”

这名女子的声音既悦耳又犀利。丹尼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那位小公主身上，她走到栏杆前，一手扶住栏杆，好奇地望出来。

“赛芬！”黄衣女子倏地发现小女孩的心思所在，断然道：“手不要放在脏栏杆上。马上回屋里去。我不要你在安家抵达之前就弄得浑身是土。”小公主含着笑退开，丹尼坐在车里目送她，直到车子转到看不见她的角度为止。赛芬，他想，天下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适合她的名字了。

这一晚，他对他的新家有了不少认识。家里有一名佣人、厨子、总管，但是周末都休息。他母亲必须穿着浆硬的制服，工作到晚餐以后；他在厨房用饭，不可以让别人看到，他并不介意听见其他有钱孩子在大餐厅嘻笑用餐。丹尼目前正处在敬畏的心理状态下，这儿的厨房比他们克蓝镇的家还要大。

丹尼在母亲跑进跑出餐厅时，间歇听到一些宾主的交谈。今晚的汤是“马铃薯冷汤”，接着是凤梨烤火腿、糖番薯、青豆、奶油小马铃薯、烤松饼，最后是一道桃子派，食物的芳香令他口水直流。

他母亲抽空为他盛了一盘食物，让他坐在观景窗前的早餐台上享用。当金先生走进厨房，给自己倒咖啡时，母子俩都吃了一惊。

丹尼隔着长长的厨房打量这个高大的男人、闪亮的黑发和时髦的西服。他曾经从远处看过金先生几次，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下观察他。当他转身靠着流理台时，丹尼发现他母亲垂着头，双手紧张地扭在一起。

“我是不是再把咖啡壶添满，金先生？”她不明白这些人

怎会一转眼就喝光了她才端去的咖啡。

他笑一笑。“不用了。我只是进来告诉你晚餐很好，桑太太。真的很好。”

“这不能归功于我，金先生。我来得太晚，来不及准备食物，金太太也说我来晚了。”

“我们有厨子做这些，”金先生的口吻略带惊讶。“你不用担心你要包办厨子该做的事，也别在意我太太的气急败坏，菲丽每逢有客人来访都会这样。”

他说到太太的名字时仿佛在唱一段音乐，令丹尼相信他一定深爱那名黄衣女子。

“况且，晚餐的配置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，”他说下去。“就像礼物的包装一样。你做得真的很好，桑太太。”

金吉姆的目光落在厨房另一端的丹尼身上。每当他看见与自己儿子同龄的男孩，心总是会一跳，他走过去时丹尼急忙站起身。

“金先生，您好。”他伸出手。

吉姆伸手握住他的手。“你好啊，你大概是丹尼吧？”

“是的，很荣幸认识您。”

吉姆的蓝眼一亮。“我也很荣幸。家里能多个男人真好。你觉得十字庄还算舒适吧？”

“喔，舒适极啦，先生！”

吉姆点点头。“好，很好。那么我回去陪客人了。”他盯住男孩清澈的茶褐色眼睛。

丹尼觉得从未见过如此标准的绅士，真适合当小公主的父亲……也真适合享有金这个姓氏。

丹尼在母亲洗碗时吃下第二份桃子派，一面注视着窗外

十字庄的夜色，深觉地球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堂皇的地方。当夜，他爬上“个人专用卧房”的四柱大床时，更坚定了他的想法。他好遗憾爸爸因为吸多了纺织厂的纤维而不幸早逝；不过他深信自己和母亲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次日是星期天。当丹尼穿上棕色西装时，构思着如何对教堂的朋友介绍他的新家。妈在他的房门口停了一下，身上穿着赴教堂的衣裳，当两人走向汽车时，丹尼压根没想到他们再也不会回到他去了一辈子的克蓝镇老教会。当母亲将车停在屋前一辆黑色大轿车后面时，他着实吃了一惊。“以后，我们和金家一起去浸信会聚会。”她说，接着开始叙述金太太今早对她说过的一段话。

当金家在一世纪多以前盖好这座教堂时，信徒们基于感恩而把前排的座位留给金家。多年来传统一直未变，只是金家的人丁已随着战火、时间而减少到只剩下三人。不过这并不影响老规矩——金家坐在第一排，仆人坐在后面一排。没人敢自作主张坐到金家未填满的空位上……

母亲继续说下去，而丹尼的眼神却在四处打转。早晨的阳光炽热，附近玫瑰的气息浓郁。他开始冒汗，用一根手指探进领口，把衣领从汗湿的颈子上扯开。如果了不起的金家大小真要出来，他希望他们能快马加鞭的出来！

然后他们出现了，他顿时忘了暑气。他的目光越过衣冠楚楚的成年人，盯住小公主。她的金发垂至腰际，在阳光下闪耀。她戴着白手套，脚上一双蕾丝袜，粉红色衣裳的腰部围着一圈缎带。她的肩头别着一束玫瑰花苞。

他觉得以后每次闻到玫瑰香，一定会想起她。她跨上轿

车时终于注意到后面的旧车，于是抬起手对他挥一挥。丹尼抬手回礼时，只觉得自己的脸烫得快要失火了。

浸信会教堂是幢高耸的砖造建筑，有一个白色尖顶。他们走进阴凉的室内时，丹尼感到四周的嗡嗡声突然不见了，大伙纷纷以礼貌的眼光向金家人行注目礼，看着他们走过走道，金先生抵达第一排后，让女儿和妻子先进入座位，金太太乘机俐落地指一指第二排座位。

第一排的空位还很多，但是桑爱娜仍然顺从地走进第二排。丹尼也跟着过去。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一种侮辱，有太多新鲜的事情要注意了。他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教堂——巨大的彩色玻璃，阳光耀眼地射进来，唱诗班的白袍被照得几乎在发光，阶梯式的圣坛顶端是一组伸向天花板的铜管管风琴。风琴手奏起第一首诗歌，人人都站起来高唱。丹尼强忍住扭头扫视其他教徒的冲动，只觉得鸡皮疙瘩都冒了起来。

聚会进行了一阵子之后，他悄悄向肩后瞟一眼。第三排坐着一名男子和一个小女孩。男子的棕发稀疏、鹰钩鼻，喉结上下跳动；小女孩的体型和赛芬差不多，头发是红棕色的。丹尼忽然觉察到小女孩在看他，而且还眨了眨眼！

他的目光飞到下一排，和一个与他年纪相仿，蓝色眼珠男孩的视线撞个正着。他留着金发，身穿时新的麻布西装。他倨傲的神情令人立刻感到不舒服。

丹尼抬起下巴再望下去，看见了身穿白西服、金发的马艾德。我早该料到了，丹尼想。马家的人自然会在不侵犯金家势力范围的情况下，尽可能坐在金家附近。艾德肩后露出的是他妻子的黑发，她身旁则是一个黑发男孩。丹尼端详着壮硕的马艾德，心想大概只有在教堂里才不会看见艾德头戴

草帽，一副南方仕绅的派头。

当然，马艾德绝非仕绅，爸爸常说姓马的为富不仁，而且并非土生土长于金堡。多年前他带着大笔财产进城，以金元攻势打进此地的社交圈，并且娶了柯美琪为妻。

丹尼靠回座位，想起妈说过不该把爸爸的去世胡乱怪罪他人，到纺织厂工作的人都知道要承担何种风险。但是丹尼不能接受这种说法。爸曾是镇上公认的聪明人，爸也对他说过柯老先生把工厂卖给马艾德以后的种种改变。

克蓝镇的人都敬畏马艾德，不过这种敬畏是畏惧多于尊敬。他有钱有势，父老们也传扬过他遇到违逆他之人时的杀人眼神。克蓝镇没有一个人敢向艾德质疑工厂的恶劣状况——老板有将工人累死之嫌……

教堂的仪式继续进行着，但是丹尼原先的高昂情绪已不复见。

在返回十字庄途中，赛芬竭力忍住扭头望向车后的欲望。那辆老爷车就在他们后面，而自从那新来的男孩抵达，她就满腹好奇。

“午餐后，我可不可以和丹尼玩？”她对着母亲的后脑勺问。

“他可不是新的玩伴，赛芬。他只是管家的儿子。”

“这有什么大不了？”她父亲的声音响起。赛芬偷偷笑了。她一向可以信赖父亲。

“吉姆，”她母亲斜过一眼说。“她和马家的巴莉碧已经来往太频繁了。和佣人的孩子打交道对赛芬这种年纪的小姐并不恰当。她应该多和身分相当的朋友玩。”

她母亲望着前方，父亲没有再说什么。但是赛芬从后视

镜看见了他熟悉的眼神。

它的意思是：闭上你的嘴，你想怎么做就去做吧。

大轿车缓缓驶进院子，赛芬看见那辆旧车弯进了游泳池的方向。赛芬的父母踏上台阶，赛芬则假装去逛花园，欣赏金菲丽的花艺杰作。等到母亲进屋后，赛芬便跑过房子的侧面，桑太太大概直接进去做午饭了，只见丹尼一个人站在天井前，望着后院的草皮发呆。

“想不想四下参观一遍？”她问。

他猛然转过身。桑丹尼比她年纪大，有一双漂亮的茶褐色眼，红润的脸颊，闪亮的金棕色头发。她立刻就喜欢他了。

“嗨，我叫赛芬。你的名字是丹尼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呆呆地回答。

她在阳光下对他仰着头，眯起眼。“我昨晚翻过爸爸的书，丹尼在希伯莱文中是‘法官’的意思，你知道。”

他不知道。“那么赛芬又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喔，那是用我母亲出生的城市命名的。妈妈是赛芬城班家的人，那是个望族。赛芬位于乔治亚州。”

她毫不保留地叙述着，仿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，丹尼则愈听愈着迷了。她完全不像克蓝镇的女孩，她其实不像任何人。她是金赛芬。

“怎么样？”她说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我问你想不想去参观一下，十字庄有不少地方可以逛。午饭不会马上烧好。想不想让我带你走走？”

他像呆鹅似的点点头，继而惊恐地瞪着公主对他伸出戴白手套的手，他做梦也不敢碰她。他把两手往裤子口袋一插，

快步走过她，在通往草坪的台阶前回过头。她就在他身后，对他露出迷人而又令人心慌的笑靥。

菲丽和吉姆恰好在这时走出客厅来到阳台，菲丽看见两个孩子的身影立刻张嘴欲言，吉姆飞快地扬起手阻止她出声。

“由他们去吧！”他轻轻拉住她的胳膊。“他是个好孩子，赛芬和成年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。家里多一个孩子，对她有好处。”

菲丽怀疑地看看他，不过他毕竟是她的丈夫，是十字庄之主，是她的命运主宰。她遮住眼望着女儿和桑家的男孩走远，艳阳虽然火热，她却觉得一股寒意爬上背脊。

赛芬步履悠闲地穿过草坪，前院的玫瑰园固然是此庄的焦点，屋子后面还有一些漂亮的花园，以及一排及腰的黄杨木篱笆，篱笆外就是一片树林。他们在车库前停下脚步。这是一幢长形建筑，屋顶有一个风向标，里面有六个隔间。其中一间停着一部闪亮的货车，另一间是一部白色轿车，丹尼猜想黑色大轿车大概也停在这儿，他觉得应该还有位置停他们的老爷车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辆破车反正也不配这里的环境。

“这里本来是停车场的。”赛芬说着指向车库远处角落的一辆黑色马车。那辆车想必非常古老，但是却维持得光可鉴人，就和十字庄的一切东西一样，用尽了心血加以维护。

他们走向游泳池，红木的木板将泳池围住，上面摆着躺椅、条纹遮阳大伞、白色的桌椅，还有一块很长的跳板。

“这是爸爸几年前盖的。”赛芬说。

她走上阶梯。丹尼跟着她上去。两人低头盯着透明的水底。地底铺着蓝色的砖，使池水有如一片蓝色汪洋，清凉而

诱人。假如丹尼不是身在十字庄，不是和金赛芬在一起，他会立刻脱下一身厚衣跳进水里。这个念头令他露出笑容，赛芬立刻看见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她问。

“我在想，你妈妈要是发现我在这里光溜溜的泡水她会怎么说？”这是他搬来到现在，首次放下戒心。

赛芬的双眼一睁，随即噗哧一笑。“她不会说什么，她会跳下去把你拖上来！”

丹尼吃吃笑起来，他看了一眼池畔的照明灯，这些灯光配上池底的灯，将会使这座游泳池展现出另一幅更美的画面。

他转向赛芬，头偏到一侧。“你知道你有多幸福吗？”他问。

“幸福？”她困惑地重复他的话。

丹尼知道她完全不明白。他想对她说：“你以为每个人都能过这种生活吗？”但是当他望进她的眼底时，那种亲近的感觉倏然消失。他强行将自己拉回现实，落入沉默。乡下土孩子进城的感觉完全占满了他的心思。

稍后，赛芬带着他走在一条种满蓝色、浅粉色小花的小径上。丹尼知道这里就是泳池边的小屋，也是他母亲停车的地方。只不过他并不清楚这幢小房子的用途，心想大概是堆置工具的仓库。然而这幢白色屋子的内部却完全出乎他的想象，地上铺着垫子，墙上也垂着壁毯，里面有吧台，有淋浴间和更衣室。

赛芬意识到他的惊诧。“这是给客人用的，”她说。“他们来游泳时可以到这里换衣服，或者喝饮料。”丹尼不发一言地环视四周，她猜想他也许看腻了。“来吧，”她说。“我们还没